

# 《崔少玄传》作者考

卞 考 萱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08)

**摘 要** 明编《虞初志》卷四《崔少玄传》,署“唐王建”撰。本传系抄录《太平广记》卷六七《女仙二》而成。由于《广记》未题作者姓名,又由于明人编纂书籍时有妄立篇目、乱题撰人的作风,因而《崔少玄传》所署作者名氏就不为世人所信。本文根据本传奇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通过广泛参证有关文献材料,证明王建确是《崔少玄传》的作者。

**关键词** 传奇 王建 《太平广记》《虞初志》

中唐是传奇创作的繁荣时期,史家、文豪、诗人们都纷纷撰写,各出心裁,互相竞赛。在这种风气下,王建也写过一篇。

《太平广记》卷六七《女仙二》,有一则“崔少玄”的故事,注曰:“出《少玄本传》”,无作者姓名。明《虞初志》卷四有《崔少玄传》,系抄录《广记》,署“唐王建”。因明代文人对古代小说,有妄立篇目,乱题撰人的恶劣作风,这篇传奇的署名,也就不为世人所信。其实《崔少玄传》倒真是王建所撰,惟钟人杰(瑞先)只说了一句“犹是作宫词手”,理由不足。好在传中记载着撰写的时间、地点与经过,可以对照史书,进行考证。

《广记》本《崔少玄传》云:“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小女也。……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道次于陕郊,时(卢)陲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虞初志》“马”作“谏”)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陲。”这“景申”是哪一年?崔恭、齐推、韦宗卿是什么样人物?

**崔恭**《新唐书》卷七二下《宰相世系表二下·崔氏·博陵第三房》有崔恭,是崔承构孙,崔良弼子,“汾州刺史”。这条资料,采自《元和姓纂》。据林宝、王涯二序,《姓纂》成书于元和七年壬辰(812)。汾州刺史是崔恭当时的官职。《崔少玄传》撰于元和十一年丙申(816),传中所称崔恭官职,是符合的。

《李文饶文集别集》卷三载《山亭书怀》署“太原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张弘靖”;《奉和山亭书怀》七首第二首署“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崔恭”,第七首注“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题”。据《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元和十一年正月)己巳,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弘靖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可见元和十一年至十三年,崔恭在太原。《崔少玄传》未说崔恭参加陕州“诗酒夜话”,也是符合于事实的。

《唐诗纪事》卷五九《崔恭》云:“恭能文。”崔恭曾撰《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说:“(梁肃)则今天台大师元浩之门弟子也。扞衣捧席,与余同焉。”《宝刻类编》卷五《名臣十三之五(唐)崔恭》著录:“大德元浩和尚灵塔碑:撰并正书,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立,苏。”可见

崔恭能诗文,善书法,信仰天台宗。

**齐推** 《金石录》卷九《目录九(唐)第一千六百五十五唐惠昕大师碑》著录:“齐推撰,正书……贞元十七年。”《宝刻类编》卷五《齐推》著录:“圯上图赞:李德裕撰,元和五年三月立,淮阳。”可见齐推能文善书,《崔少玄传》说齐推参加陕州“诗酒夜话”,是符合的。

《圯上图》画的是汉张良在“下邳圯上”,经受“济北谷城山下黄石”老父的考验,然后获得《太公兵法》故事。司马迁称为“可怪”,班固称为“异”。(详见《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汉书》卷四〇《张陈王周传》)又,《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子类·道书》著录:“齐推撰《灵飞散传信录》一卷,阙。”可见齐推是信仰道教的,与《崔少玄传》说“会中皆贵道”符合。

《广记》卷三五八《齐推女》(引《玄怪录》)描写“元和中”齐推女得“九华洞中仙官”田先生之助,死而复生的故事。崔恭女与齐推女都成为小说主角,时间都在元和时,耐人寻味。

**韦宗卿** 《元和姓纂》卷二《八微·韦·京兆诸房韦氏》、《新唐书》卷七十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韦氏·龙门公房》有韦宗卿,是韦季庄孙,出继堂伯韦建。柳宗元《为韦京兆祭杜河中文》中提到“余弟宗卿,获庇仁宇,命佐廉问,忘其愚鲁。”据《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十五年十二月)丁酉,以同州刺史杜确为河中尹、河中绛州观察使。”“(贞元十七年十月庚戌,)以吏部侍郎韦夏卿为京兆尹。”“(贞元十八年三月)丙戌,以河中行军司马郑元为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河中绛节度使。”可见祭文是贞元十八年柳宗元代韦夏卿祭杜确之作。韦宗卿为杜确从事,在贞元十五年十二月后。《宝刻丛编》卷八《陕西永兴军路二·京兆府中·万年县》著录:“唐河中监军内常侍杨明义先庙碑:唐韦宗卿撰,郑綰行书,元和六年。(《京兆金石录》)“可见韦宗卿能文,而且贞元、元和间在河中一带。《崔少玄传》说韦宗卿参加陕州“诗酒夜话”,是符合的。

更重要的是考察王建的生平、思想,与《崔少玄传》是否符合。元和间,王建为昭应县丞、渭南县尉等职,在京兆一带活动。他与郭固、齐推、韦宗卿等参加元和十一年陕州的“诗酒夜话”,是无可怀疑的。王建是道教信徒。他的诗集中题道观之作,有《题东华观》、《题应圣观》、《同于汝锡游降圣观》等;赠男女道士之作,有《赠王屋道士赴诏》、《赠太清卢道士》、《送宫人入道》等。他在《武陵春日》等诗中提到“仙方。”在《山中寄及第故人》诗中,对一个弃道应试的“十年”老友,毅然绝交:“还君誓已书,归我学仙方。”在《赠阎少保》诗中,对“九十三来却少年”的阎少保,无限羡慕:“侍女常时教合药,亦闻私地学求仙”。他还在《赠王处士》诗中提出:“道士写将行气法,家童授与步虚词。世间有似君应少,便乞从今作我师。”表示了对道教的虔诚向往。更在《照镜》诗中叹息:“老来真爱道,所恨觅还迟。”在《新修道书》诗中发愿:“若得离烦恼,焚香过一生。”和盘托出了他久经挫折后皈依道教的思想。可见,他与几个朋友“论及神仙之事”时创作一篇传奇,描写谪仙崔少玄的故事,是完全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崔少玄传》中对郭固、齐推、韦宗卿,都写出职衔,为什么单独王建自己没有写出呢?按照唐代习惯,作者在卷首署名时,已写出职衔(如《游仙窟》题:“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在文中就不再重复一遍了。《崔少玄传》中王建的姓名列在最后,又不带职衔,正可证明它是王建所撰。

再为王建撰《崔少玄传》提供旁证。李公佐在《庐江冯媪传》中提到“渤海高钺、天水赵赞、河南宇文鼎”,独不提自己的郡望。陈鸿在《长恨歌传》中提到“太原白乐天”、“琅琊王质夫”,也不提自己的郡望。沈亚之在《异梦录》中提到“陇西公”、“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

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渤海高允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瑀、吴兴姚合”以及“(王)炎，本太原人也”，也不提自己的郡望。李公佐、陈鸿、沈亚之在传奇中提别人的郡望，与王建在传奇中只提别人的官职，其艺术手法是相似的。

《全唐文》卷七一七载长孙巨泽《卢陲妻传》。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第九章认为，《崔传》、《卢传》“内容大致相同”，未进一步考论。笔者认为，值得研究的是两篇的不同之处。今将《崔传》、《卢传》全文，对照如下：

《崔少玄传》	《卢陲妻传》
<p>崔少玄者，唐汾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梦神仙人，衣绡衣，驾红龙，持紫函，受于碧云之际，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异香袭人，端丽殊绝，绀发覆目，耳及颐，右手有文曰卢自列妻。</p>	<p>汾州刺史崔恭幼女曰少元(玄)。</p>
<p>后十八年归于卢陲。陲小字自列。</p>	<p>事范阳卢陲。</p>
<p>岁馀，陲从事闽中，道过建溪，远望武夷山，忽见碧云自东峰来，中有神人，翠冠绯裳，告陲曰：‘玉华君来乎？’陲怪其言曰：‘谁为玉华君？’曰：‘君妻即玉华君也。’因是反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来迎我，事已明矣，难复隐讳。’遂整衣出见神人，对话久之，然夫人之音，陲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陲拜而问之，曰：‘少玄虽胎育之人，非阴鹭所积，昔居无欲天为玉皇左侍书，谥曰玉华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学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书来访志道之士，尝贬落，所犯为与同宫四人，退居静室，嗟叹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责之，谪居人世，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复近附于君矣。’</p>	<p>陲为福建从事。既构室，经岁馀，言于夫曰：‘余虽胎育人世，质为凡女，本金阙玉皇侍书，每秋分，辄领群仙府刺落丹诚录修学者名氏，多由触染而堕，与同宫三侍女，默议其状，恍然悟世情之秘欲，共愤叹之，未竟，而仙府责其心兴欲端，各谪降下世，为卢氏妻二十三期，今及年矣，当与君绝恩息念。’</p>
<p>至闽中，日独居静室。陲既骇异，不敢辄践其间。</p>	<p>常独居一室，不践夫域。</p>
<p></p>	<p>自列本末复仕前名也。</p>
<p>往往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长绡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烛耀如昼，来诣其室，升堂连榻，笑语通夕。陲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语言不可明辨。</p>	<p>陲或中夜聆室中有语音，试潜窥伺，有古鬟长绡衣女数人共坐，指陲而叹，皆梵音，不知其言，但见肌发衣服，悉有光照，其妻独不彰明。</p>
<p>试问之，曰：‘神仙秘密，难复漏泄，沉累至重，不可不隐。’</p>	<p>暨旦告其妻，曰：‘天界真仙皆梵语。’再询之，则曰：‘若恣传泄，必生两责’。</p>
<p>陲守其言诫，亦常隐讳。</p>	<p></p>

	<p>又言于卢曰：‘吾不及为太上所召，将欲返神，还乎无形，复侍玉皇，归于玉清，君无泄是言，贻吾父母之念。’卢亦共秘之。</p>
<p>洎陞罢府，恭又解印组，得家于洛阳。陞以妻之誓，不敢陈泄于恭。</p>	
<p>后二年，谓陞曰：‘少玄之父，寿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虽神仙中人，生于人世，为有抚养之恩，若不救之，枉其报矣。’乃请其父曰：‘大人之命，将极于二月十七日，少玄受劬劳之恩，不可不护。’遂发绛箱，取扶桑大帝金书黄庭内景之书，致于其父曰：‘大人之寿，常数极矣，若非此书，不可救免，今将授父，可读万遍，以延一纪。’</p>	<p>常异日戚戚不乐，谓陞曰：‘事迫矣，不告吾父母，是吾不女也。’遂启绛箱，取黄庭内经，献于恭曰：‘尊之孺人算极于三月十七日，非内景经不能保护，然尊之孺人念之万过，只可延一纪。’</p>
	<p>恭惊曰：‘汝焉知吾之运日月邪？吾尝遇异术人，告余前期，吾不能出口，而心患之，汝将若之何？’</p>
<p>乃令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当几，授以功章，写于青纸，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p>	<p>女乃设三机，敷重席，白笔具万过功章，以召南斗主算天官，令恭洁衣再请命。</p>
<p>须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来，跪少玄前，进脯羞，啣酒三爵，手持功章而去。</p>	<p>仿佛有三朱衣就坐，进羞酒竟，持功章而去。</p>
<p>恭大异之，私讯于陞，陞讳之。</p>	<p>由是父母皆异之。</p>
<p>经月余，复命陞，语曰：‘玉清真侣，将雪予于太上，今复召为玉皇左侍书玉华君，主化元精气，施布仙品，将欲反神，还于无形，复侍玉皇，归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遗予父母之念。’</p>	
<p>‘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术，不可久留，人世之情，毕于此矣。’</p>	<p>仍曰：‘今泄露天事，不可复久。’</p>
	<p>月余告终。及葬，举棺如空，留衣蜕而去。</p>

<p>陞跪其前，呜呼流涕曰：‘下界蚁虱，黷污仙上，永沦秽浊，不得升举，乞赐指喻，以救沉痾，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诗一首以遗子。予上界天人书，皆云龙之篆，下界见之，或损或益，亦无会者，予当执管记之。’其词曰：‘得之一元，匪受自天。太老之真，无上之仙。光含影藏，形于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淑美其真，体性刚柔。丹青碧虚，上圣之俦。百岁之后，空余坟丘。’陞载拜受其辞，晦其义理，跪请讲贯，以为指明。少玄曰：‘君之于道，犹未熟习。上仙之韵，昭明有时。至景申年中，遇琅玕先生能达，其时与君开释，方见天路。未间但当保之。’</p>	<p>初陞，既惊异其迹，乃请道于妻，留《守一诗》一章，曰：‘世有修福之门，无知道之士。君至丙申年，神理运会，遇异人琅玕君，必与开释此诗。君今未属于道，不可与言无为之教。’</p>
<p>言毕而卒。九日葬，举棺如空，发椁视之，留衣而蜕。</p> <p>处室十八，居闽三，归洛二，在人间二十三年。</p> <p>后陞与恭皆保其诗，遇儒道适达者示之，竟不能会。</p>	
<p>至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玕人也，游华岳回，道次于陕郊。时陞亦客于其郡，因诗酒夜话，论及神仙之事。时会中皆贵道尚德，各征其异。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遗齐推、右司马韦宗卿、王建皆与崔恭有旧，因审少玄之事于陞。陞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诗，绝无会者。方古请其辞，吟咏须臾，即得其旨，叹曰：‘太无之化，金华大仙亦有传于后学哉！’后坐客耸听其辞，句句解释，流如贯珠，凡数千言，方尽其义。因命陞执笔，尽书先生之辞，且曰《少玄玄珠心镜》。好道之士，家多藏之。</p>	<p>长孙巨泽之友曰栖真子王君，行于陕之郊，觐陞，备言妻之状，复以《守一诗》询于王君。君览诗骇然曰：‘此天真秘理，非可苟尽。’遂演成章句，目之曰《元(玄)珠心镜》，以授陞。时元和丁酉岁，巨泽聆于王君，乃疏本末为传。其渊密奥旨，具列章句云。</p>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崔少玄传》与《卢陞妻传》之不同：

(1) 标题不同。唐传奇以女性为主角者，即以女性之姓名命篇，如《任氏传》、《柳氏传》、《谢小娥传》、《无双传》、《上清传》等，皆是其例。《崔传》标题，符合唐传奇之创作习惯，而《卢传》标题，或是宋人所改，<sup>②</sup>以区别于王建之作品。

(2) 内容方面：总的来说，《崔传》详而《卢传》略；但个别情节，《卢传》有而《崔传》无。

(3) 文字方面：《崔传》长于铺叙，是传奇体，故《太平广记》载之；《卢传》叙述简练，是散文体，故《全唐文》载之。

(4) 故事来源：《崔传》是王建记录他与九疑道士王方古、卢陞、郭固、齐推、韦宗卿的“诗酒夜话”；《卢传》是长孙巨泽记录他从栖真子王君那里听到的话。

(5) 写作时间:《崔传》撰于元和十一年丙申(816)“诗酒夜话”之后;《卢传》撰于元和十二年丁酉(817)“聆于王君”之后。

经过分析,可以判断,《崔传》、《卢传》是王建、长孙巨泽分别写作,不存在抄袭的问题。更要指出,尤其不存在《崔传》抄袭《卢传》的问题。《崔传》称“女真”讲的是“天人之语”,而《卢传》称之为“梵音”。今案:“梵”,梵语音译词梵摩、婆罗贺摩、梵览磨的略音。印度佛经原用梵语写成,故凡与佛教有关的事物,皆称梵,如梵学、梵经、梵行、梵刹、梵宇、梵钟、梵夹、梵声、梵呗等。“梵音”者,诵经声。王勃《游梵宇三觉寺》诗有“松门听梵音”句。《卢传》用佛教诵经声——“梵音”,来称呼道教女仙的“语音”,非是。这是《卢传》不如《崔传》之一例。内容丰富、文体不同的《崔传》,无抄袭《卢传》之嫌。

唐人小说,颇有一事两篇,俱流传于世者,如:许尧佐《柳氏传》(《太平广记》卷四八五);又有《本事诗·情感第一》。李公佐《谢小娥传》(《太平广记》卷四九一);又有《续玄怪录·尼妙寂》(《太平广记》卷一二八)。

崔少玄事有王建、长孙巨泽两人撰传,是不必怀疑的。

《新唐书·艺文志三·丙部子录·道家类·神仙家》著录:“崔少玄(玄)《老子心镜》一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二《子类·道书》著录:“《谪仙心镜》二卷(阙)。”“《老子心镜》、《谪仙心镜》与《少玄玄珠心镜》同书异名。《新唐书》又著录“正[王]元师<sup>③</sup>《谪仙崔少玄(玄)传》二卷。”“九疑道士王方古、栖真子王君与王元师当为一人。神仙本荒唐之说,崔少玄在当时竟有三人之为撰传,可见她的故事流行之广。”

①《唐诗纪事》卷五九《崔恭》:“恭,终汾州刺史。”误。《全唐文》卷四八〇崔恭小传:“恭官太原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汾州刺史。”颠倒了太原、汾州二职。

②《崔传》避唐讳(讳“丙”为“景”),《卢传》不避唐讳而避宋讳(讳“玄”为“元”)。可见《崔传》尚存原貌而《卢传》已是宋本。

③《崇文总目》题王元师撰。

(责任编辑 程奇立)

· 补白 ·

## 从“七菱八落”到“七零八落”

现在书面文章中常见“七零八落”一词,意思是指某事物的败势,状写的是秋风落叶的景象。清代的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菱落”条中说:“菱角最易落,故谚曰:‘七菱八落’。”他在这里引证了俗谚,说明是“七菱八落”,不是“七零八落”。但他作出的解释并不十分准确。我在山东东平湖采菱时,随人下湖采菱,采菱的湖民解释“七菱八落”的含意是:农历的七月菱角开始成熟,到八月半以后就纷纷落入水中了。而谚语的用意是提醒大家及时采菱。谚语由口头转入书面,意思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变化的原因却往往是十分自信又爱靠想象断事的文人所难以明白的。

(山曼)